

楔子 夜半敲門聲

夜已經深了，街道上來往的行人稀少，雖然才剛入秋，但是那一陣陣捲起落葉的秋風，帶來不少寒意，讓少數還在街道上行走的人都不禁緊了緊衣領。

大多數的房舍已經熄了燈，主人們也都進入了睡夢當中，不過在一棟大樓裡，有一間出租套房的燈光依然明亮，在這黑夜中看起來特別顯眼。

裡頭有一個戴著耳罩式耳機的年輕大男生，正專心的玩著電視遊樂器。

射擊遊戲一直是他的強項，他每扣動一次扳機，耳機裡就會傳來「砰砰砰」非常立體的槍響，以及敵人被射中時的痛苦哀號聲。

因為戴著耳罩式耳機，所以音效聽起來更有臨場感，也更讓人興奮。

「喔喔—」在一陣掃射之後，終於將遊戲破關了，大男生高舉雙手，興奮的哇哇亂叫。

就在等待遊戲進入下一道關卡時，他再一次聽見了「砰砰砰」的聲音，不過這次不是槍擊聲，因為遊戲根本還沒開始。

哪裡傳來這種聲音？大男生狐疑的拿下耳機，想聽清楚聲音的來源，然而房間很安靜，安靜到讓他有種感覺，此時就算有一根針掉在地上，他應該都能聽見。

既然沒聽到奇怪的聲音，大男生重新戴上耳機，讓自己再一次進入那令人興奮、狂熱的遊戲世界裡，可就在耳機即將罩上耳朵的時候，他又聽見了那個聲音。

是門，這次他很明確的分辨出那聲音來自於房門，有人在敲擊房門。

會是誰？都這麼晚了。

大男生放下耳機和遊戲機的操縱桿，走向房門，想知道是誰在敲他的房門。但把門打開之後，房門外竟然沒有人，有些錯愕的他還特地把頭探了出去察看外面走廊的狀況，結果還是沒有看到半個人影。

該不會是有人在惡作劇吧？覺得莫名其妙的大男生就要將房門關上，這時候他發現門前的地板上有著黑黑的.....很像是腳印的東西。

「這是什麼？」

他特地蹲下身去察看，確定那是泥腳印，而且那些泥巴都還濕漉漉的，就好像剛剛才印上去一樣。

到底是怎麼回事？大男生狐疑的望著那對腳印，再看看走廊，卻沒有發現其他的泥腳印。

按理說，走廊上應該要有其他的泥腳印才對啊，怎麼會只有他家門口有？奇怪，對方到底是怎麼走過來的？

算了，反正明天打掃阿姨會拖地，就讓她去處理吧。急著想要繼續玩遊戲的大男生，將門關上，坐回沙發，抓起遊戲搖桿、拿起耳機準備戴上。

但就在他即將戴上耳機時，又傳來奇怪的聲音了，不過這次不是「砰砰砰」的聲音，而是「喀啦喀啦」的聲響。

這又是什麼聲音？放下耳機，大男生豎起耳朵傾聽，他發現怪聲依然來自於房門，所以再次站起身，朝它走了過去。

當他來到大門前，才發現那「喀啦喀啦」的聲音是從門把發出來的，只見門把正在快速的上下擺動著，感覺就好像門外有人正用力按壓著門把，急著想要開門，卻因為門上了鎖而打不開。

這次大男生不敢再貿然開門了，而是大聲問道：「是誰？外面是誰在開門？」

然而外面卻遲遲沒有人回答他，開門聲也消失了。

又等了好一會兒，還是完全沒有動靜，大男生這才大著膽子，輕輕的將門打開，在門鍊可以開啟的範圍內，察看著外面的狀況。

還是沒有人，更古怪的是剛才在他門前的那對泥腳印居然不見了？

再一次把門關上，這次大男生多了一股忐忑不安的心情。

他忽然想到之前在社團聽過的鬼故事—聽到門外有怪聲，開門察看卻沒看到人，最後發現自己是在歡迎「那個」進門.....

他才剛轉身，都還來不及往回走，那門又發出怪聲了。

這次發出的聲音非常尖銳刺耳，感覺就好像有人用硬物在刮著門板一樣，非常難聽，讓他忍不住捂住了雙耳。

「到底是誰？」大男生怒道：「再這樣惡作劇的話，我要報警了！」

他話才剛說完，門外立刻傳來一陣幽幽的啜泣聲，讓他聽得是毛骨悚然，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還要鬧是不是，我現在馬上報警。」大男生真的火了，跑去拿起放在茶几上的 iPhone 手機，按下 110 三個數字。

不過他還沒來得及按下撥出鍵，原本明亮的日光燈「啪」的一聲突然熄滅了，頓時伸手不見五指。怎麼會這樣？這突來的黑暗，加上門外不斷發生的詭異聲響，讓他的心裡是越來越毛也越來越驚慌。

就在大男生還反應不過來的時候，那明明已經上鎖的門，居然「砰」的一聲，整個打了開來，門外站著一個人，披頭散髮的，由於走廊上的燈是亮的，在這種背光的情形之下，大男生看不清那個人的樣貌，這令他更害怕。

他被嚇破膽、想要放聲大叫，頂上的日光燈卻突然亮了起來，在這同時，站在門口的那個黑影也消失的無影無蹤，就好像根本沒有出現過一樣。

大男生被嚇得全身不停發抖，但總不能讓門一直這樣開著吧。他忍住害怕，緩緩走向房門，想要先把門關上再說。

然而他的手才剛觸及門把，突然覺得自己的脖子和臉頰癢癢的，就好像有什麼東西在輕輕的搔他癢一樣。

他本能的伸手去摸，抓到的卻是一條條好像頭髮一樣的絲狀物，先是愣了一下，隨即轉過頭去—真的是頭髮，是從上方垂下來的頭髮！

大男生僵硬的抬頭朝上望去，想知道為什麼會有頭髮垂掛在這裡。

這一看可不得了，天花板上居然有一個長髮女人，她雙眼赤紅、滿臉都是傷口，彷彿被什麼動物啃噬過般坑坑洞洞，流了滿臉的血。

女人以奇怪的姿勢倒掛在天花板上，還低下頭對他露出讓人心寒的詭異笑容。

「哇—」就在大男生發出驚駭的尖叫聲時，女人桀桀怪笑著朝他撲了過來，張口就咬.....

第一章 驚魂露營夜

「啾啾啾.....」一陣陣的電子鳥叫聲，在一棟安靜的公寓六樓不斷鳴叫。

房間裡，有個穿著厚長袖睡衣的男人躺在床上睡覺，還蓋著一條高級的羊毛被。

一聽到這個熟悉的門鈴聲，雖然知道是有人在按他家的門鈴，但是昨晚很晚才睡的男人，第一個動作不是起來開門，而是拉起棉被捂住頭，繼續睡他的大頭覺。

這個熟睡的男人叫做顧喬天，擁有靈敏嗅覺的他，職業是一名調茶師，而昨天晚上之所以會這麼

晚睡，正是因為他在幫「謝哥茶坊」的老闆－謝哥調製新的茶飲配方。

真的是太晒了，所以儘管門鈴都快要被按爆了，顧喬天依然不為所動，甚至還發出微微的打鼾聲。終於，那個人好像放棄了，門鈴不再發出任何聲響。

然而門鈴雖然不響了，睡眠惺忪的顧喬天反而不睡了，他掀開棉被坐了起來，鼻子不斷的嗅聞著。有一股非常香甜的味道飄了進來，刺激了顧喬天那異於常人的靈敏嗅覺，讓他肚子咕嚕嚕的叫了起來。

是誰這麼過分，一大早就弄出這種香味是想要逼死誰？

可以忍受門鈴的吵鬧，卻無法忍受甜食香味的引誘，顧喬天總算下床來，穿上外套後，循著香味而去，想知道這麼香的味道究竟是從何而來。

來到大門前，顧喬天聞了又聞，發現那香味的源頭好像就在大門外，於是扭開門鎖，將門打了開來，想要察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門外站著一個穿著長袖小洋裝、黑髮及肩的女孩，有一對杏仁眼的她咧開嘴、露出雪白牙齒，笑吟吟的看著他。

這個女孩看來清秀可愛，那清新的氣質頗能吸引男人的目光，不過這並不包括顧喬天在內，因為此刻的他，眼裡盯著的不是她的容貌或身材，而是對方拿在手裡的一個小紙袋。

「雞蛋糕！」一把搶過那個小紙袋，顧喬天直接轉身回到屋子裡，同時把門帶上了。

這雞蛋糕雖然價錢便宜，但是那香死人不償命的味道，讓顧喬天怎麼也無法招架。

然而這卻氣壞了那個女孩，一邊扭開門把走進房子，一邊大叫道：「哥，你還真的是認吃不認人耶！」

坐在餐桌前，嘴裡塞了個雞蛋糕的顧喬天，口齒不清的應道：「妳怎麼會來？」

「我媽媽，也就是你的阿姨沒有跟你說嗎？」瞪大雙眼，莫緹縈表情誇張的說。

「說什麼？」顧喬天疑惑的望著她。

「我媽不是有跟你提過，我初來這裡念大學，人生地不熟的，要你好好照顧我。」莫緹縈扁嘴。

「拜託，妳都成年了，還有什麼好照顧的？」顧喬天不以為然的回應。

「哥，但是現在情況非常危急，你一定要幫我，不然我不曉得該怎麼活下去。」莫緹縈一臉憂心的說道。

「這麼嚴重？」見她不像在開玩笑，顧喬天問：「到底發生什麼事了？說來聽聽。」

「真的發生了很嚴重的事情，」莫緹縈眉頭微蹙，「原本我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套房，住得很舒適，但是前幾天突然水管破裂，幾乎把整間房的裝潢和家具都毀了，房東說最快也要花一個多月的時間來修復，才能讓我再搬進去住，在這種非常危急的情況下，我只能來找表哥你了。」

「關我什麼事？」聽出了表妹的言下之意是要借住，顧喬天內心暗喊糟，下意識做著垂死的掙扎－裝傻。

「當然關你的事啊，你可是我在這個城市裡唯一的親人，反正你這邊也還空著一個房間，你不收留我，難道要讓這麼可愛的表妹流落街頭嗎？」抽了抽鼻子，莫緹縈故作悲傷的說。

「放心，妳這麼可愛，一定會有很多人搶著接濟妳的。」顧喬天繼續裝死。

「哥，別這樣嘛，借住期間我每天都幫你帶一份甜點，你覺得如何？」眼看動之以情沒辦法得逞，莫緹縈只好祭出最後的絕招，「你知道的，我們學校附近的商圈有很多有名的排隊甜點喔，像是鯛魚燒、現烤爆漿泡芙、葡式蛋塔、香脆起士塔……」

「夠了，不要再說了。」原本無動於衷的顧喬天，隨著她說一樣就嚥一下口水，喉結也跟著用力的上下滾動了一下。

從小甜點就是顧喬天的最愛，莫緹縈身為親近的表妹當然知道這是他最大的罩門，加上她剛才所提的甜點都是當前最熱門也最美味的，怎能叫他不心動？

「耶！就這麼說定了。」知道他已經心動了，莫緹縈也不等他回答，立刻衝到門口，打開門之後，對著門外招了招手，喊道：「好了，我表哥答應了，統統幫我搬進來吧。」

「喂！」

顧喬天都還來不及阻止，外面立刻有幾個男男女女提著大包小包進來。

「放心啦，表哥，答應你的事情我都會做到。」在這麼說的同時，莫緹縈也指揮著那幾個朋友，把物品和行李放到定位。

看來這下真的是強迫中獎了.....顧喬天被迫獲得同居人一名。

多個室友既然已經是無法改變的事實，顧喬天板起臉說道：「好，既然妳要搬進來住，我們先約法三章。」

「你說。」已經得逞的莫緹縈，笑吟吟的看著他。

「第一，妳說話要算話，甜點的事情不能賴皮。」顧喬天豎起食指說道。

「沒問題。」莫緹縈拍了拍胸脯保證。

「第二，在家裡不可以噴香水，也不能點精油。」顧喬天又豎起一根指頭正色說道：「這點很重要，不然會影響我工作，如果做不到，趁現在快點把東西搬出去。」

「做得到，怎麼會做不到，你放心，我本來就不喜歡香水、精油這類的東西。」莫緹縈吁了口氣，這些都不難，她還怕他提出非常嚴苛的條件呢。

「好，那我就暫時收留妳當室友吧。」雙手一攤，顧喬天無奈的說道。

「耶！」總算找到了棲身之處，莫緹縈開心得又叫又跳的。

顧喬天先去洗漱，接著就在客廳看電視，表妹和朋友進進出出的都看得到。

「哥，我跟你說，這幾個人都是我們學校踏青社的社員。」莫緹縈也利用這個機會跟他介紹自己的同學和朋友。

「你們好。」看他們都熱絡的打著招呼，顧喬天也做出回應。

「)緹縈，現在才剛入秋，天氣不過微涼，妳表哥怎麼穿得住這種厚的棉質睡衣？」)有一個女生小聲問，其他幾人也都很好奇，從進門就注意到顧喬天的穿著。

「)沒辦法，我表哥從小就體質虛，超級怕冷，你們要習慣。」)莫緹縈笑呵呵的解釋。

「喔！」幾人點頭，也沒追問下去。

大家一邊說話，一邊把莫緹縈搬來的東西都放進房間，莫緹縈拿出了兩大袋的手搖飲料還有小菜，開心的說：「來喔，『喬遷趴』開始了。」

年輕人沒什麼心事，玩起來都特別 High。看他們這麼開心，雖然差沒幾歲，顧喬天卻覺得自己真的老了，或者應該說，是心態已經老化許多。

「哥，一起來嘛。」莫緹縈硬是把顧喬天拉了過去，開心的說：「各位，自我介紹一下吧，讓我帥氣的表哥好好的認識大家。」

「好，我先來，」一個留著及肩大波浪鬚髮、雙眼又圓又亮的女生說：「我是小莫的學姊張亞潔，來自於風的城市—新竹，熱愛登山，喜歡美食。」

她說話的同時又比手畫腳，不斷在 Cue 大家注意，顧喬天看出她喜歡成為眾人的焦點。

「我是陳宥姩，小莫的同學，喜歡畫畫，也喜歡戶外活動……」一個留著長直髮、有著桃花眼，笑起來兩邊嘴角還帶著小小梨渦的女生，有點害羞的說。

只是她話都還沒說完，張亞潔就開玩笑的說道：「我們家姩姩的專長就是吃，優點就是沒有她不喜歡吃的東西……」

她這話立刻引來哄堂大笑，只有陳宥姩紅著臉、低著頭，不曉得該怎麼回應。

「別鬧她啦！」一個理短髮、鳳眼，表情頗為嚴肅的男生開口制止，把現場氣氛弄得有些尷尬，他接著自我介紹，「我是周柏辰，小莫的同學，喜歡棒球和登山。」

接著是一個長相帥氣、髮型時髦的男生，說道：「表哥你好，我是小莫的學長，彭聖軒，熱愛登山和美女，尤其是愛登山的美女。」因為顧喬天是莫緹縈的表哥，所以大家也都跟著她叫。

這話說的雖然有些輕佻，卻把現場幾個女生逗得笑呵呵的。

「哥，我們都介紹完了，你還在發呆？」莫緹縈沒好氣的推了他一把，說道：「換你自我介紹了。」

「喔，」顧喬天這才說道：「我叫顧喬天，職業是調茶師，因為有過敏體質，所以比較不喜歡戶外活動。」

「表哥，你這就不對了，過敏體質反倒要多運動，多接觸外面的環境，身體才會好。」張亞潔立刻反駁。

「對，亞潔說的對，我小時候也是過敏體質，後來靠著運動、爬山，過敏就不藥而癒了，你要多運動。」彭聖軒展露出他的陽光笑容。

「哥，剛好我們這個週末社團要辦踏青活動，不如你也一起來吧。」莫緹縈露出她的潔白牙齒，笑呵呵的說。

「不了，你們去就好。」顧喬天馬上搖頭拒絕，他一向習慣宅在家，更何況最近工作有點忙，假日也不得閒。

「哥，幫個忙，一起去吧。」莫緹縈祈求道：「其實我們之所以會叫做踏青社而不是登山社，就是因為我們的活動以接近大自然為主，和登山不一樣，體力需求沒那麼大，你不要有壓力。」

「到時候我們會先把行李和帳篷這些比較笨重的物品先載上山，所以並不會背太重的東西，路線也很輕鬆，真的就只是簡單的踏青、健行而已。」

顧喬天發現，在莫緹縈拚命鼓吹的時候，其他人都賊兮兮的望著她，就好像在等著看什麼好戲一樣。

「怎麼了，我有沒有去，對你們應該沒有影響吧？」顧喬天不解的望著他們幾個。

「有喔，這關係著我們能不能吃一桌好料的。」張亞潔笑得很燦爛。

「怎麼說？」顧喬天疑惑的望向莫緹縈。

她無奈回答，「是這樣的，我們踏青社有一個傳統，為了讓大家更親近大自然，參與踏青活動，每次舉辦活動時，主辦的那個人要負責攜伴參加，如果沒能找到新的同伴，就要請一桌好料的。」顧喬天想也沒想的回應表妹道：「那你就請客吧。」

「耶！太好了！」一聽顧喬天這麼說，其他人立刻高舉雙手歡呼。

「哥，你還是人嗎？」莫緹縈嘟起嘴，不滿的說：「我現在還是學生耶，哪有那麼多錢，如果回去和我媽要的話，又會被念，好，既然你不顧兄妹情分，那我要去跟我媽告狀。」

一提到他阿姨，顧喬天是真的怕了，並不是他阿姨有多凶惡，相反的，阿姨一直很照顧他，讓從

小就失去母愛的他，不那麼的孤單難受。

也因為這樣，他可不敢傷阿姨的心，所以一聽莫緹縈要去告狀，哪怕只是在開玩笑，也不想冒這個險，只好低頭說道：「好吧，我去。」

「耶！」這下換莫緹縈高舉雙手歡呼了。

其他人雖然因此沒有辦法吃大餐，但也很高興有新的伙伴加入，所以都熱烈的鼓掌表示歡迎。

這一天，莫緹縈他們幾個人聊到很晚才散會。

很快的，時間來到了他們約定去山上踏青的日子。

早在幾天前，莫緹縈就不斷催促著顧喬天準備去踏青和露營所需的物品，像是睡袋和登山鞋、厚外套等等。因為他很少登山和露營，所以很多裝備都沒有，除了自己購買，莫緹縈也幫他跟一些同好借用。

這次他們規劃的是兩天一夜的行程，也因為有顧喬天和其他新手在，所以選擇的是很好走的山嶺，純粹就是以出外呼吸芬多精為主。

參加這次行程的總共有十幾個人，顧喬天看了一下，除了前幾天幫莫緹縈搬家的那幾人之外，還有好幾個生面孔。

他們先坐車到半山腰，出發前還去了附近一家「二姊的店」，吃他們家的高粱黑豬肉香腸、石板

鹹豬肉、小米飯糰，還有烤小米糰等，幾個人是吃得津津有味，大呼好吃。

不過酷愛甜食的顧喬天，最喜歡的還是他們家的甜酒釀，喝了一杯又一杯，最後還是莫緹縈搶過他的杯子，無奈的說道：「怎麼會有男人這麼愛吃甜食的？不要再喝了，會醉的，我們可沒有體力把你扛上去。」

「喝這個會醉？」第一次喝甜酒釀的顧喬天，還以為它是味道比較特殊的甜食而已。

「當然會，這個是用米下去發酵的甜米酒，只是它味道比較甜，但還是酒，所以喝多了真的會醉，知道沒有？」莫緹縈沒好氣的說道。

被她這麼一說，顧喬天還真的發現臉好像有點熱熱的。

「你看，臉紅了吧。」莫緹縈立刻用手機幫他拍了一張照片，然後拿給他看。

「哈哈哈。」張亞潔他們都被顧喬天的呆萌模樣逗得樂不可支。

吃完之後又休息了一會兒，在莫緹縈的吆喝下，眾人才出發，但走了一小段山路，莫緹縈等踏青社主力發現似乎還是高估了新手的體力，這幾個人很少爬山，而且事前又沒有特別去訓練體力，所以有人走得相當吃力，最後他們只好放慢速度配合這幾個人。

對顧喬天來說，雖然體力上沒有問題，卻還是覺得這是個難搞的差事，不過既然已經答應了莫緹縈，就沒有再多抱怨什麼。

因為顧喬天和莫緹縈走在最後面，所以他可以觀察到這幾個踏青社成員的人際關係和互動狀況。他發現那個長得挺漂亮的張亞潔，非常享受眾星拱月的感覺，所以總是會主動去吸引別人的注意，有時候是用動作，有時候是言語，也總能有效的吸引大家的目光。

和她反差最大的是一個叫做曾文蕙的女生，總是跟在張亞潔身後，上次莫緹縈搬家的時候，顧喬天沒有見到她，今天是第一次見面。

她幾乎不會主動和人說話，當有人主動和她攀談時，她的回應不是「嗯」就是「喔」，非常的簡短，而且她存在感很低，是那種一轉頭發現她在背後就會被嚇到，還會立刻產生「妳什麼時候出

現的」這樣的想法。

至於之前也見過的陳宥玟，她雖然不像張亞潔那麼亮麗，也沒有那麼好的口才，卻有著可以把人融化的甜美笑容，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大家都喜歡和她開玩笑，看她笑開懷的可愛模樣。

還有，他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彭聖軒這個男生，一下跟著陳宥玟，一會兒又纏著張亞潔，當她們有什麼需求的時候，他就會立刻上前幫忙，似乎對兩人都有意思。

反倒是上次在家裡，幫陳宥玟解圍的那個叫做周柏辰的大男生，這次沒見到他。後來問了一下莫緹縈，才知道他因為媽媽臨時住院，要過去看護，所以沒有辦法一起來。

另外還有兩個男的，叫做小彥和阿翰，兩人都是瘦高體型，長相也很相似，很多人都誤以為他們是兄弟。他們兩人老是纏著一個叫馬鈺如的女生，身高一百七十二公分的她相當亮麗，身材又好，感覺兩個男生都喜歡她，也都不肯退讓，經常針鋒相對。

而馬鈺如似乎也很喜歡這種被爭奪的感覺，和兩人都保持著曖昧的態度。

隊伍中還有一對手牽手的男女，一看就是感情相當好的男女朋友，男的叫冠祐，女生叫做小羽，總是旁若無人的他們，眼中看到的就只有彼此。

最後比較讓顧喬天訝異的是剩餘的兩個男生，一個叫做字舟，另一個是文凱，前者瘦高，後者身材壯碩，兩人感情非常好，總是走在一起，他都忍不住猜他們是同志。

除了觀察眾人的互動之外，顧喬天還發現了一件事情，沿著山路走上來，他不斷的聞到一股騷味，以前不曾聞過，有點像是動物的尿騷味，但又不像是貓啊狗的，是種既獨特又怪異的味道。

因為不斷聞到這股味道，顧喬天忍不住把莫緹縈拉到一旁，低聲問道：「這座山裡有熊之類的野獸出沒嗎？」

「熊？」莫緹縈一聽，忍著笑意看著他，「你想太多了，現在台灣黑熊可是稀有動物呢，你想看還不一定看得到。」

「也是。」

雖然在意，顧喬天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也就暫時把疑惑放一邊。

終於，天黑之前他們來到了紮營地，幾個人立刻熟練的搭起帳篷，莫緹縈則是先去找管理處，支付在這邊露營的費用。

張亞潔等幾個女生則是生火，準備等莫緹縈來煮她們口中無敵好吃的什錦泡麵。

一開始，顧喬天還不以為意，想說不過就是泡麵，能好吃到哪裡去？可是當他接過莫緹縈端來的湯麵，吃了一口之後就欲罷不能，一連吃了兩碗才停下來。

吃飽之後，眾人圍著營火聊天，彭聖軒一連說了兩個鬼故事，把那些女生嚇得花容失色。

就在彭聖軒還打算說第三個鬼故事時，明知道會破壞氣氛，顧喬天還是忍不住說道：「善意的提醒，在荒郊野外最好還是不要說鬼故事，容易引來不乾淨的東西。」

「對啦，不要再說了。」莫緹縈立刻表示贊成。

其他幾個被嚇壞的女生也紛紛表態說道：「不聽鬼故事了。」

覺得無趣的彭聖軒這才轉移話題，「對了，你們有沒有看過七彩兔子？」

「七彩兔子？」陳宥玟立刻睜大了雙眼低呼，她最喜歡小動物了。但想想又覺得不可能有這種生物，「真的有這種生物嗎？」

「是真的，我上次來的時候也看過。」張亞潔微笑道，同時用手肘推了推站在她身後的曾文蕙，問道：「妳不是也看過嗎？」

「對、對.....真的有七彩兔子。」曾文蕙的聲音細如蚊鳴，而且越說頭越低。

怎麼說話這麼沒自信啊。顧喬天忍不住看了她一眼。

「真的有七彩兔子？」小羽也興奮的跟坐在身旁的冠祐說：「我們也去看看。」

「好，只要妳想看，我一定會陪妳的。」冠祐溫柔的回應。

「還七彩兔子哩。」儘管不相信有什麼彩色兔子，但想去走一走的宇舟和文凱還是說道：「我們也要去。」

「要不要去看看？」小彥和阿翰爭相問著馬鈺如。

「好。」馬鈺如對兩人微笑回應。

「在哪裡？」陳宥姣興奮的追問道，「這附近有嗎？」

不用想也知道怎麼可能會有七彩兔子，但顧喬天知道年輕人就是愛玩，明知道是假的也想上山夜遊，所以也沒有白目到去多說什麼。

「就在上面而已，都一起去看吧。」彭聖軒興奮的提議。

「好，我也要去，聽說看到七彩兔子會帶來好運呢。」張亞潔露出潔白的牙齒笑道。

「我.....」曾文蕙也跟著點頭，細聲的說：「我也去。」

陳宥姣興致勃勃的望向莫緹縈，問道：「小莫呢？」

莫緹縈知道彭聖軒他們是故意在鬧的，懶得再爬上爬下，所以回答道：「不了，你們去吧，我和表哥留下來把這邊收拾一下。」

她從顧喬天那興趣缺缺的表情看來，就知道他根本不想去，就順便一起代答了。

「對、對，我留下來幫忙收拾。」擔心他們又來纏人，顧喬天急忙附和。

「好，那我們走吧。」彭聖軒拿起手電筒揮舞，吆喝道：「去找彩色兔子囉。」

彭聖軒走在最前面帶路，張亞潔和他並肩一起走，陳宥姣跟在他們身後和冠祐、小羽這對情侶走在一起，曾文蕙則是略微落後和馬鈺如、小彥、阿翰這三人組走在一起，最後面的則是宇舟和文凱。

望著他們漸行漸遠的身影，顧喬天有些擔心的說道：「山上不是很暗？就他們幾個人上山，會不會有危險？」

「放心，這邊我們已經來勘察過好幾次了，很安全的。」正在收拾東西的莫緹縈微笑回應。

「那就好。」心裡隱隱覺得不安的顧喬天聽她這麼說之後才比較放心，幫忙莫緹縈收拾亂成一片的現場。

話說彭聖軒領著大夥朝山上走去，結果走沒多遠，他突然走向路邊，笑道：「剛才喝太多飲料了，我尿急，你們先往前走，我隨後跟上。」

「羞不羞人啊你。」張亞潔推了他一下，隨即和陳宥姣等人繼續往前走。

沒多久，彭聖軒跟了上來，他一邊快步走，一邊大喊，「陳宥姣！」

「怎樣？」陳宥姣回過頭來回應。

「看看，妳又犯了，」追上來的彭聖軒指著她說道：「不是跟妳說過在山上的時候，如果聽到有人叫妳的名字，千萬不要回頭，也不要應答嗎？那很有可能是山魅啊、魔神仔在叫妳。」

陳宥姣這才慢一拍的捂住自己的嘴，不敢再發出聲音。

「喂，你很壞耶，」張亞潔忍不住嗔道：「不是說在山裡不能隨地小便，也不能叫同伴的全名，你不也都犯了。」

「啊！」彭聖軒拍了一下自己的頭，笑呵呵的說：「不好意思，我這是不良示範。」

「哈哈！」其他人也都被彭聖軒逗得開懷大笑。

陳宥姩卻是笑不太出來，畢竟剛才彭聖軒喊的是她的全名，而且她還回應了，雖然說這些傳說、禁忌不盡然可信，但在這荒山叢林中，還是寧可信其有比較好一點，不是嗎？

「啊！」就在她驚疑不定的回過頭察看四周時，被身後的一個黑影給嚇到了。仔細一看，原來是曾文蕙。

對於她這樣的反應，跟在她身後的曾文蕙也是哭笑不得。

「好啦，別擔心，聖軒故意鬧妳的，不要害怕。」張亞潔拍了拍陳宥姩的肩頭安慰。

「就是啊，想想那些可愛的七彩兔子，心情會好一點。」望著被嚇白了一張臉的她，宇舟笑著說。

「是啊是啊，沒事的，放心吧，有事我會保護妳！」文凱彎起手臂，刻意露出他結實的肌肉。

「哈哈，沒事啦。」緊緊拉著冠祐手臂的小羽也笑道，「最壞的人就是聖軒了，以後別理他。」

「嗯。」陳宥姩點了點頭，被他們幾個人安慰後，心情好了許多。

「話可不能這麼說，山中有不少禁忌，像是不可以大聲喧譁、隨地便溺，也不能呼叫全名，還有不要隨意搭肩、談論鬼故事等等。」馬鈺如正色說道：「我覺得這些禁忌一定有它的道理在，前人才會傳承下來，還是保持敬意，不要去觸犯這些禁忌比較好。」

「對，鈺如說的對，我們要保持敬意。」小彥和阿翰異口同聲贊同著她的說法。

「唉，說到妳們這些女人，還真是迷信，還魔神仔咧，真可笑！」彭聖軒突然大喊道：「我就是不相信有什麼魔神仔怎麼樣？不然你來抓我啊，我彭某人沒在怕的！」

「臭卒仔。」聽他說出「彭某人」，而不是全名，覺得好笑的張亞潔忍不住白了他一眼。

「同胞們起來、同胞們起來！」彭聖軒還是繼續大聲的嚷嚷。

見他玩上了癮，宇舟和文凱也跟著唱了起來，還大聲的答數。

「你們說的七彩兔洞還有多遠？」陳宥姩有些不安的問。

「快到了，就在上面。」張亞潔回應道，隨即回過頭朝彭聖軒大喊，「喂，你們不要再鬧了，可別把我們宥姩嚇壞了，不敢上去。」

「好啦好啦，我們安靜。」彭聖軒等人這才安靜下來。

「啊，我的手機怎麼在這個時候沒電？」望著漆黑一片的手機螢幕，張亞潔說：「宥姩，妳的手機借我一下，我打個電話給小莫，有事想問她。」

「喔，好。」

陳宥姩將手機遞給了她，張亞潔便走到一旁撥打電話。

「不用擔心，有我們在。」見她慢下腳步在等張亞潔，彭聖軒立即走上前來，與她肩並肩走著。走了一會兒，先是看了一下四周，看其他人跟他們都有一點距離，應該聽不到他們說話，他才壓低聲音問道：「宥姩，妳真的不再考慮一下嗎？」

「考慮什麼？」陳宥姩不解的問。

「就是我前幾天問妳願不願意當我女朋友的事情啊。」

「那個……」陳宥姩為難的回應，「我現在還不想交男朋友……」

「好吧，我知道了。」彭聖軒回答的很灑脫，但如果現在光線明亮一點的話，陳宥姩就會發現，他的臉色其實相當難看。

雖然並沒有做錯什麼事，陳宥姩還是尷尬的說：「對不起。」

「沒事。」說是這麼說，但彭聖軒的語氣中還是隱含著怒氣。

又走了一小段路，換彭聖軒的手機響了，他接起手機，在走向一旁的同時說道：「不好意思，我接個電話。」

「嗯。」陳宥姩停下腳步等他，這時候才發現，張亞潔和曾文蕙竟然沒有跟上來。連剛才還跟在後面的宇舟、文凱、冠祐、小羽也都消失了。

雖然擔心他們，但看著黑漆漆的山路，陳宥姩又沒有勇氣獨自回頭去找他們，所以打算等彭聖軒講完電話，再和他一起回頭去找人。

然而當她四下尋找彭聖軒在什麼地方講電話時，卻驚訝的發現，就連他也不見了。

也就是說，在這條漆黑的山中小徑上，就只剩下她孤單一人。

怎麼會這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陳宥姩驚慌的呼喊著，「亞潔、文蕙，妳們在哪裡？宇舟、文凱，你們在鬧我的對不對？」雙手緊抱著自己，陳宥姩顫聲說道：「快出來好不好，不要玩了，我真的很怕。」

「有沒有人？不要丟下我一個人啊！」

陳宥姩四處奔跑，想要找到同伴，結果不但沒有找到人，跑到後來她連方向都搞不清楚了。

「怎麼辦、怎麼辦？」已經被嚇壞的陳宥姩一邊哭喊，一邊找尋著回到營地的路，偏偏她的手機剛才又被張亞潔借走了，真的是求救無門。

走著走著，陳宥姩聽到腳步聲，就在她身後不遠處，雖然聲音很細微，但在這靜謐的山林裡面，聽起來卻特別的清晰。

「是誰？」陳宥姩驚慌的回過頭去，但身後除了幾株大樹，並沒有任何人影。

「小羽、鈺如，妳們到底在哪裡？」一邊走，陳宥姩啜泣道：「彭聖軒，你在嗎？大家都去哪裡了啦！」

然而回應她的，只有那些隨風搖擺的枝葉所發出的沙沙聲。

又走了一小段路，那詭異的腳步聲依然緊緊的跟在身後，這也讓心驚膽跳的陳宥姩不時的回過頭，儘管每次回頭的時候都沒看見什麼。

又是一陣腳步聲傳來，陳宥姩再一次的回過頭。

她以為這次也會什麼都沒看見，誰知一回頭，卻有一張臉近在咫尺，用一對又圓又大的眼睛盯著她看，把陳宥姩嚇得心臟差點就停止跳動。

不過陳宥姩都還沒來得及看清那東西的樣貌，對方卻又倏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那絕對不是人，人的動作不可能這麼快，只是一眨眼的時間，居然就可以消失得無影無蹤，但如果不是人，會是什麼？

越想越害怕的陳宥姩拔腿就跑，然而那似有若無的腳步聲卻依然緊緊的跟著她，而且在風聲當中，還夾雜著一陣陣像是嗚咽的哭泣聲。

「嗚嗚嗚……」那哭泣聲雖然不大，卻聽得很清楚，也讓人聽得是毛骨悚然。

「啊啊啊——」陳宥姩已經被這可怕的情況嚇到快崩潰，一邊大叫，一邊捂著雙耳狂奔。

因為跑得又快又急，沒有注意到地面狀況的她被樹根絆倒了，膝蓋都磨破了皮，還滲出鮮血來。然而她根本無心察看自己的傷勢，只是焦急的想要爬起身來繼續逃跑，卻因為又急又怕，不但沒能爬起來，還連續又跌跤兩、三次。

好不容易總算爬起來了，想要快點逃離這個可怕地方，陳宥姩卻發現自己的腳好像被什麼勾住，

試了幾次都沒能掙脫，她惶恐的望向自己的腳，想知道究竟是被什麼勾住了。

「這是.....啊！」陳宥姁發現自己的腳並不是被什麼勾住，而是被一隻手緊緊抓住，而那隻手的後半部隱藏在黑暗裡，看不清到底屬於誰。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股冰涼感，就這樣透過那隻手從她的腳踝往上竄，直竄上她的心頭，害得她心臟一陣緊縮，忍不住打了好幾個寒顫。

被嚇壞的陳宥姁歇斯底里大叫，同時瘋狂的甩動自己的腳，想要甩開那隻可怕的手，然而那手卻好像鐵鉗一樣，牢牢的抓著她的腳踝，就是不鬆開。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這隻手開始將她往黑暗裡拖去.....

她無法抑制住恐懼的不斷尖叫—

第二章 害命惡作劇

「啊啊啊—」

陳宥姁淒厲的尖叫聲，不但傳達了她的恐懼，也把彭聖軒等人嚇到了。

剛才彭聖軒等人之所以會陸續失蹤，其實並不是鬼怪在作祟，而是一場惡作劇。

為什麼要對她惡作劇？主要是因為彭聖軒一直很喜歡陳宥姁，也向她表白過幾次，但都被拒絕了，理由都是說目前還不想交男朋友。

所以彭聖軒起了壞心眼，想要整陳宥姁一下，打算趁這次露營把她騙到暗處，然後讓大家故意躲起來，好好的嚇一嚇她，然後在她最無助、最擔驚受怕的時候，再跳出來當她的英雄，相信她會對他改觀。

當然，他並沒有把最後要跳出來救她這一段告訴跟他串通的張亞潔和曾文蕙，而張亞潔一知道彭聖軒想整陳宥姁，立刻就高舉雙手贊成。因為張亞潔對彭聖軒很有好感，也很清楚他老對她跟陳宥姁獻殷勤，所以私下對陳宥姁其實很不滿。

至於其他不知情的人，他們根本不曉得彭聖軒的用意何在，被拉著躲起來後，覺得好玩就跟著一起參與了，每次他們來登山，也都會夜游辦類似的試膽大會。

一開始，看陳宥姁被嚇到驚慌失措，彭聖軒他們還覺得很好笑，而且擔心笑得太大聲會被她發現，所以每個人都還捂著自己的嘴。

然而張亞潔卻覺得還不夠，期間推了曾文蕙好幾把，悄聲說道：「快過去嚇嚇她，能把她嚇哭最好。」

一臉為難的曾文蕙自己也很害怕，但是在張亞潔和彭聖軒等人的不斷催促下，最後還是輕手輕腳的往陳宥姁那邊移動，見到陳宥姁果真被曾文蕙刻意發出的聲響嚇到了，他們笑得更歡了。

不過當他們看到有一個黑影，快速的跟在陳宥姁的身後時，全都被嚇壞了，那個黑影移動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絕不是人類所能移動的速度。

曾文蕙因為太過害怕，也顧不得會被陳宥姁發現，拔腿跑回了彭聖軒他們的所在之處。

在這同時，被嚇到幾乎崩潰的陳宥姁已經慌不擇路，越跑越遠了。

「宥姁，妳要去哪裡，我們跟妳玩的，快回來！」發現情況有些失控，擔心她會出事，馬鈺如和小羽都焦急的叫喚，無奈她早就跑得老遠，根本聽不見她們的聲音。

「快點幫忙把宥姁找回來。」馬鈺如推了推小彥和阿翰。

「好，我們馬上去。」他們兩人立刻飛奔而去。

「我們也去幫忙找。」剛才把陳宥姁嚇成那個樣子，相當過意不去的宇舟和文凱也追了過去。

「你陪著我好不好？」看冠祐也有意要去幫忙找人，心慌的小羽忙緊緊的拉住他，「我也會怕。」

「不怕、不怕，我不去就是了。」冠祐溫柔的安慰著她。

「不管有沒有找到，我們都回到營地會合。」彭聖軒朝阿翰他們大喊。

「知道了。」

彭聖軒轉回目光，就對上張亞潔的視線，看得他好不自在，問道：「幹麼？」

「現在呢？」張亞潔反問他。

「已經那麼多人去找了，我就先帶你們回露營區吧。」說不擔心陳有奴的安危是騙人的，但是彭聖軒也被剛才那個快速移動的黑影嚇到了，所以最後還是決定先帶著剩下的人一起回到營地再說。他率先走了出去，見張亞潔、曾文蕙、小羽、冠祐和馬鈺如都沒有跟上，又朝他們招手，「你們待在這裡也幫不上忙，我先把妳們幾個女生帶回去，再過來幫他們找人。」

看來也只有如此了，大家這才隨著彭聖軒的腳步往回走。

一看到他們回到營地，莫緹縈笑呵呵的迎了過去，「回來了，玩得還開心吧？」

正在一旁乘涼、滑手機的顧喬天聽到她這麼說，也抬起頭來看了他們一眼。

「怎麼只有你們幾個回來，其他人呢？」莫緹縈望向他們的後方，沒有看到其他人。

「有奴走失了，阿翰他們已經去找人。」彭聖軒解釋道：「我先帶他們回來，等一下也過去幫忙找人。」

「有奴走失？」莫緹縈有些驚訝，「怎麼會，你們不是都走在一起？」

「她好像被什麼東西嚇到就驚慌的跑走了，叫都叫不回來，阿翰他們才會追過去。」張亞潔也說道：「不然妳可以問問文蕙他們。」

當莫緹縈把詢問的目光移向他們幾個人時，曾文蕙、小羽和馬鈺如也都點著頭，表示她說的是事實。

說也奇怪，就在他們回來的時候，顧喬天又聞到了一股尿騷味混合腐臭味的怪味道，因為真的很不好聞，所以他特地站起來，望向彭聖軒他們的後方，想看看是不是有什麼東西跟在他們後面。然而他這個無意的舉動，卻把彭聖軒他們嚇了一大跳，急忙回過頭四處張望，驚慌的說：「怎麼了？是不是後面有什麼東西？」

「沒有東西啊，你們幹麼這麼緊張？」見他們反應如此誇張，顧喬天不禁覺得有些奇怪。

莫緹縈憂心問道：「你們和有奴在哪裡走散的？」

「就在山頂前那個轉彎上去的坡道。」彭聖軒心有餘悸，「而且我們還看到一個很奇怪的黑影。」

「奇怪的黑影？」莫緹縈跟著緊張的說道：「那我們快點上去找他們。」

「我人很不舒服，沒辦法再走了。」張亞潔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不斷拍著胸口、擰緊著眉，一副很難過的樣子。

彭聖軒說道：「我和你們去吧。」

莫緹縈一把拉住顧喬天的手，焦急說道：「哥，陪我一起上山去找人吧，沒有找到有奴的話，真的讓人很不放心。」

「好，我們走。」其實剛才聞到那股奇怪的尿騷腐臭味，顧喬天就有相當不好的預感，所以沒有多說什麼，立刻跟著莫緹縈快步朝山上走去。

彭聖軒也要跟上去，卻被張亞潔一把拉住。

她瞪視著他，低聲怒道：「你真要把我丟在這裡，去找陳有奴是嗎？」

「我……」畢竟事情是因他而起，彭聖軒心裡還是相當過意不去的，雖然不安，但還是想幫忙。

「你什麼？」張亞潔卻不肯放手，蠻橫的說：「我就是不讓你去。」

「……好吧。」彭聖軒原本還想說些什麼，但是見莫緹縈和顧喬天早已經走遠了，最後只能放棄，在她的身旁坐了下來。

其他人見狀也沒有多說什麼，畢竟要他們再上去也確實害怕，現在只希望出去的人能盡快把她找回來了。

莫緹縈和顧喬天走了好一段路，在快到山頂時，他又聞到那股奇特的尿騷腐臭味了，因為味道太過刺激，還忍不住打了幾個噴嚏。

「過敏又犯了？」莫緹縈馬上拿了一包面紙給他，見他皺著眉頭，好像在擔心著什麼事情，問道：

「哥，你怎麼了？眉頭都打結了，人很不舒服嗎？」

「沒有，就是過敏，從小就這樣，早習慣了。」顧喬天不想讓她擔心，隨口帶過。

「也是，小時候放暑假你來家裡玩，我們都只穿著背心和短褲，就只有你穿著高領毛衣和厚棉褲子。」想起小時候的趣事，莫緹縈揚起嘴角笑道：「那時候大家都叫你愛斯基摩人。」

「是啊，從小我就怕冷……」說到冷，一陣寒風吹來，讓顧喬天打了個哆嗦，馬上緊了緊身上的羽絨外套。

話才剛說完，他又聞到那股帶著尿騷的腐臭味道了，不過這次更為劇烈，在顧喬天的感受裡，那味道就好像滔天巨浪一樣，他幾乎要吐了。

因為實在太過刺激，顧喬天立即捏住鼻子，想要隔絕那難聞至極的味道。

「啊啊啊——」突來的一陣尖叫聲，把他們嚇了一大跳。

「咦？」在這同時，莫緹縈也發出驚呼聲，指向遠處，「那是什麼？」

順著她所指的地方望去，顧喬天看到有一道黑影以非常快的速度在移動，在樹梢跳了幾下之後，居然消失在樹林當中。

「那到底是什麼啊？」驚訝的顧喬天也忍不住喃喃道。

「他們在那邊！」看見有幾個人影緩緩走了回來，莫緹縈立刻朝他們跑了過去。

擔心她的安危，顧喬天也立即跟了過去。

「阿翰、小彥，找到宥姁沒？」莫緹縈焦急的問道。

他們低垂著頭，沮喪說道：「沒有。」

莫緹縈望向走在他們後面的宇舟和文凱，「你們也沒找到宥姁？」

顧喬天知道她問這話是多餘的，因為根本沒見到陳宥姁的身影。

果然，他們兩人也搖了搖頭。

「怎麼會？」莫緹縈急得眼眶都紅了，「宥姁到底去了哪裡啊？」

「先不要急，我們再找找。」顧喬天安撫著她激動的情緒。

「那拜託大家了，我們再分頭找一下。」見他們都頷首表示同意之後，莫緹縈接著說道：「阿翰，你和小彥一組，宇舟和文凱一組，我和我表哥一組，我們分三個方向再去找找。」

「好。」

分配好各自的路線後，他們再一次出發，尋找著陳宥姁的下落。

「等等……」找了一小段路，來到一個岔路口，顧喬天拉住了原本要往左邊小徑走去的莫緹縈。

「怎麼了？」莫緹縈疑問道。

「這邊。」顧喬天拉著她朝右邊的小徑走去，而且越走越快。

莫緹縈已經有點跟不上他的速度，但知道顧喬天一定是發現了什麼，焦急的說道：「等我一下，你是不是發現什麼了？」

「對，我聞到了一股怪味道，可能和陳宥姣有關，不過那味道越來越淡，所以才會追的這麼急。」因為在空氣當中捕捉到尿騷腐臭味，顧喬天憂心的說。

「哥，你先追沒關係，我會跟過去的。」莫緹縈推了他一把，示意他先行。

「好，那妳小心一點。」顧喬天立刻加快速度，追著那股味道而去。

他一路奔跑，還因為跑得太急，羽絨外套都被樹枝勾破了，有幾根羽絨因而掉落出來，被風吹高吹遠。也因為太過專注在味道的追查，當顧喬天一腳踩空，才驚覺前方竟是一處懸崖，還好他反應夠快，及時停了下來，只差那麼一點點就掉下去了。

就在顧喬天慶幸不已的時候，突然有一股帶著尿騷味的腐臭味撲向他的鼻腔。

一聞到這個味道，顧喬天立即警覺不妙，正想要回頭察看，卻被人從後面推了一把。

「啊啊啊—」被這麼一推，重心不穩的顧喬天整個人往山崖下摔去。

在千鈞一髮之際，他及時抓住峭壁上的樹藤雜草，才沒讓自己摔下去。

他抬頭看上去，想知道究竟是誰推他的，只看到一個黑影一跳一跳的，一下就跑遠了，根本沒法看清對方的樣貌。

現在怎麼辦？顧喬天光靠雙手拉住峭壁上的樹藤雜草，也不曉得自己還能撐多久。

雙手是越來越酸，額頭上也爬滿了汗水，顧喬天不敢往下看，實在太高了，只能不斷的喊，「沒有人，幫幫忙啊.....」

「哥，是你嗎？」就在顧喬天快要絕望的時候，莫緹縈出現了。

「我在這裡.....」顧喬天吃力的喊道：「懸崖這邊。」

「啊啊啊—」當看到顧喬天身陷危險當中，莫緹縈忍不住驚呼，「哥，你撐住，我來幫你。」

「嗯.....」因為不斷的出力，顧喬天早已無力說話。

在這危急的當下，莫緹縈聽到不遠處有對話聲，而且聽起來相當熟悉，隨即大喊道：「宇舟、文凱，是你們嗎？快點過來幫忙救人。」

「是小莫！」那兩人驚呼，接著回應道：「我們來了。」

還好他們及時出現，合三人之力，總算把顧喬天從鬼門關前拉了回來，驚魂未定的四人坐倒在地上，不斷喘著粗氣。

「謝謝你們。」顧喬天感激的說，這條命真的是被他們救回來的。

「沒事就好，剛才真的把我嚇死了。」莫緹縈猛拍著自己胸口，餘悸猶存的問道：「你怎麼會這麼不小心，竟然掉下去？」

「對啊，到底是怎麼回事？」宇舟和文凱也嚇得不輕。

「我一時沒注意。」顧喬天本來想說出有東西從背後推他的事情，後來想想還是算了，跟他們說這些實在是沒有什麼助益，只會加深他們的恐懼感而已。

「還是沒找到宥姣？」莫緹縈略顯失望的說。

「沒有。」宇舟和文凱也都沮喪的搖了搖頭。

「咦？」在顧喬天雙手撐起想要站起來的時候，發現右手好像碰到了什麼東西，既不是花草，也不是石頭等硬物。

發現他的異狀，莫緹縈靠上前來，關心問道：「怎麼了？」

「這個……」顧喬天把手上的東西拿起來一看，是一隻登山鞋。

莫緹縈一眼就認出來了，心慌的說：「這、這是有紋的登山鞋，怎麼會掉落在山崖前，會不會是她摔到山谷底下去了？」

「不會吧？」宇舟難以置信的低叫。文凱則是早已經驚嚇的說不出話來。

「妳確定這是她的鞋子？」顧喬天再一次確認，但其實心底已經浮現不祥的預感了。

「我確定，這登山鞋是我和她一起去買的，不會錯。」莫緹縈很肯定的點著頭，表情很凝重。

「或許狀況並不像我們所想的那麼糟。」雖然這麼說，但是顧喬天的語氣十分沉重。

莫緹縈還是忍不住紅了眼眶，其他人也都心情沉重，不發一語。

「先別難過，說不定她還在某個地方等著我們去救援。」顧喬天也只能先安撫他們。

「對，我們快點報警，請救難隊過來幫忙。」說著，宇舟立刻拿起手機撥打 110。

顧喬天則是撿起那隻鞋子，和他們一起回到營地。

小彥和阿翰已經早他們一步回來了，面對莫緹縈的詢問，他們也都喪氣的搖了搖頭，說道：「我們沒有找到，你們？」

「沒有，我們只有找到一隻她的登山鞋，而且是在懸崖旁邊。」莫緹縈難過的說道：「我們現在擔心的是，她因為慌亂到處跑而跌落山谷。」

「掉下山谷？」彭聖軒等幾個留在營地的人，聽到莫緹縈這麼說，全都難以置信的瞪大雙眼。

「怎麼會……」站在張亞潔身後的曾文蕙既難過又驚慌，不自覺的咬著自己的指甲。

雖然說當時會過去嚇她是被張亞潔逼的，但其實自己可以拒絕的不是嗎？曾文蕙相當自責。

「你們並沒有親眼看見她跌落山谷，說不定只是鞋子掉落在那邊，但其實人早已經跑離那個地方，不是嗎？」彭聖軒說的很大聲，雖然很像是說服並安撫眾人，但感覺更像要說服自己。馬鈺如、小彥、阿翰、宇舟、文凱，還有冠祐和小羽全都低下頭，他們都可以體會彭聖軒的感受，雖然說當時的惡作劇是彭聖軒起的頭，但他們並沒有阻止他，還都參與了。

所以在得知這麼壞的狀況時，他們幾個人全都是心虛又難過。

「就是，在沒有找到陳宥姩之前，也都只是猜測，有必要為了一個猜測，搞得心情這麼低落嗎？」張亞潔則是不以為然的說道：「說不定她還好好的活著。」

「她說的沒錯，大家先不要太擔心，我們等救難隊和警察過來再說。」顧喬天也幫忙安撫著眾人低落的情緒。

就這樣，眾人各自回帳篷休息，一直到警方前來，顧喬天才將陳宥姩的鞋子交給他們，同時詳細描述著她失蹤的整個經過。

警方一個一個的對他們做筆錄，救難隊則是立刻展開搜救行動，搜索著顧喬天所說的那片山崖底下。

看到那個深度，救難隊人員看的是直搖頭。真的從這裡摔下去的話，肯定活不了。

救難大隊的大隊長是一位留著平頭、皮膚黝黑，肌肉非常結實的硬漢，他拍了拍顧喬天的肩膀，嘆了口氣說：「老弟，你放心，雖然說從這邊摔下去真的是凶多吉少，但我們還是會努力搜救的。」

「好的，謝謝你們，不好意思，給你們帶來了麻煩。」顧喬天憂心的回應。

「千萬別這麼說，那我先去忙了。」說完，大隊長急匆匆的去指揮下屬進行搜救工作。

但是顧喬天他們一直等到中午過後，還是沒有等來好消息。

「我建議你們不要再等了，先把東西收一收，回去休息。」有一位長相斯文、配戴兩線兩星官階的警官，來到顧喬天他們的休息處勸說，「放心，一有好消息，我們會立刻通知你們的。」互相交換了下眼神，顧喬天等人點頭，無奈的起身，準備收拾東西。

「對了，你們有這位陳宥姩小姐家人的聯絡電話嗎？」警官問道。

「我有。」莫緹縈把陳宥姩家裡的電話抄給他。

下山之後，他們來到顧喬天的住處歇著，等待進一步的消息。

因為今天是星期日，所以他們就這麼一直待著，有的吃著零食，有的喝飲料，還有看電視和玩手機的，雖然大家都好像很專心的在做著自己的事情，但其實都心不在焉，而且只要有人的手機響，他們都會像觸了電一樣跳起來，焦急的等待通話結束，當確定和陳宥姩失蹤的事情無關時，全都又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如果是平常，顧喬天早就趕人了，但知道他們心情都不好，所以也沒有多說什麼，還默默的收拾著被他們弄亂的環境。

實在忍受不了這種漫長的等待，莫緹縈打了電話給救難大隊的大隊長，詢問狀況。

「目前還沒有找到，我們依然持續在搜救當中。」

大隊長的聲音聽起來非常的疲憊，莫緹縈也不好再問。

等到晚上十一點多，還是沒有消息，因為隔天還要上課，彭聖軒、張亞潔和曾文蕙先行離去，接著是馬鈺如。

知道馬鈺如要走，總待在她身旁的小彥和阿翰爭相要送她。

宇舟和文凱見他們都走了，沒多久也坐不住，跟著走了，最後離開的是小羽和冠祐。

大家都回家之後，只剩下莫緹縈和顧喬天。

「妳也去休息吧。」顧喬天拍了拍還處在失神狀態的表妹。

「都是我，如果當時我阻止他們去夜遊就好了，這樣就不會發生意外……」莫緹縈相當的自責。

「千萬別這麼說，這當中有許多狀況是我們無法掌握的，妳不要把所有的責任往自己身上攬。」顧喬天安慰道，「而且說不定很快就會找到陳宥姩了也說不定。」

「嗯。」雖然點著頭表示同意，但莫緹縈還是紅了眼眶。

這個晚上，莫緹縈睡得很不好，一直夢見陳宥姩滿身是傷的回來找她，然後驚醒。

而在翻來覆去的同時，她也在心裡做了一個決定，並在隔天將這個決定付諸實行。